

寒山詩集校考

葉珠紅著



文史哲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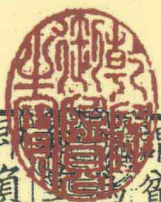
文史哲出版社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閩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樸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迹同



寒山詩集校考

葉 珠 紅 著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寒山詩集校考 / 葉珠紅著.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民 94

面：公分。（文史哲學集成；498）

ISBN 957-549-599-3 (平裝)

851.4411

94006988

文史哲學集成 498

寒山詩集校考

著 者：葉 珠 紅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2005）四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 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599-3

《寒山詩集校考》序

寒山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奇人，《寒山詩集》更是一部問題叢生的詩集。不僅因為相關資料太少，更因在有限資料之中，纏夾偽誤成分。寒山之生活年代、生平行實，已費察考；《寒山詩集》編者難詳、流傳系統複雜、更嚴重的是好版本太少、現存的早期版本，又編排不一，異文互見，更增研究難度。宗教界對於寒山的參研，自古以來，就很熱衷；海內外學者，也有多人投入，雖非全無研究成果，但因牽涉到資料佔有之多寡、研究徑路之差異，所以也多少有些難以饜服人心的地方。

本書作者葉珠紅，是一位不論教學與研究都很勤勉的高中教師，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從大學時代起，便是我的學生；碩士班階段，依然從學於我。據說她發願研讀《寒山詩集》已經十餘年，迄今一直沒有停過，讀過大量時賢的論著，也看出很多問題。所以每當珠紅來研究室聊天，幾乎都在聊最近閱讀相關論著的感想。

但珠紅也是一個謹守分寸的讀書人，秉持著學術後進的謙虛態度，雖然對某些海內外賢達的論見，頗不以為然，卻也隱而不發。直到她該提論文的時候，我建議：何不選擇考證的論題，總述自家見解？她立即接受我的建議，以《寒山資料考辨》為題，很快完成碩論初稿，經校外專家審查、通過校內口試，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取得碩士學位。

珠紅在畢業後，仍在高中任教，這兩三年來，她的教學工作依然繁重，卻不辭勞苦，往來各地，持續搜集各種《寒山詩集》版本資料。積之既久，不但擁有大量時賢的最新論著，也影印到《四部叢刊》景《天祿琳琅》宋刻本《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四部叢刊》景高麗本《寒山詩一卷豐干拾得詩一卷附慈受擬寒山詩一卷》、朝鮮本《寒山子詩集》、永樂大典《寒山詩集》、明刊白口八行本《寒山子詩集一卷附拾得詩及豐干詩一卷》、明嘉靖四年天台國清寺道會刊本《寒山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四庫全書本《寒山詩集》、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寒山詩

2 寒山詩集校考

集豐干拾得詩附》、全唐詩本《寒山詩集》。月前，珠紅送來厚厚三百多頁初稿，告訴我已經完成這幾個版本的比對工作，動作之快，使我十分驚喜。

看到這批稿件，覺得珠紅於版本的比對，可謂不厭其煩，十分深入。版本的研究，除了仰賴大量資料作後盾，還得要有一份使命感，更重要的是還要有「耐操」、「耐煩」的毅力與傻勁；而珠紅，正具備了這些特性！

這本書大致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是「寒山詩集校考」，篇幅大約七萬餘言，裡頭有寒山詩集的最佳新編排、有各種版本的異文、錯謬字考正。後半是「寒山詩集版本校後記」，篇幅也大約七萬餘言，裡頭有版本說明、異文比較、甚至還有各部同系統版本間的異文比較。可見珠紅不但作了版本比對，還有深入的版本研究。

這本書是在國內已有以「寒山詩集版本研究」為題的碩論出世，而大陸學者錢學烈、項楚也有《寒山詩集》的箋注、集注的情況下，重新作出的基礎研究，顯然出書後，會獲得研究寒山的同行們高度注目與嚴格檢證。以珠紅所蒐集版本數量之多、版本比對之詳密，個人深信本書的出版，當不只貢獻一份有用的新校本，肯定會對海內外《寒山詩集》的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幫助。珠紅的工作，不但極有意義，而且功德無量。

個人在慶賀珠紅完成這項工作之餘，也深感欣喜，樂為之序。

李建崑 識於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時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前 言

唐朝詩人寒山，一稱寒山子，隱居天台山國清寺附近的翠屏山（又稱寒巖、寒山），有三百餘首詩作傳世。在寒山詩中，除了「余家」、「獨臥」、「慣居」、「一向」、「尋思」……等，以第一人稱口吻自述其生活樣貌的詩，詩中提及的具體場景，有隱居之地寒巖，以及時常徐步前往的國清寺；往來之人，只有國清寺的拾得與豐干禪師；除此之外，寒山於詩中並無提及其他的交遊，使後人難以考定其姓氏及生活年代；姓氏的不確定，也就難以考証他的生卒年。

—

寒山於詩中提到的人物——拾得與豐干禪師，有關兩人的事跡，載於〈寒山子詩集序〉，作者署名為貞觀十六年，時任台州刺史的閻丘胤，其官銜為「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序中將寒山稱為文殊轉世；拾得是普賢再來；豐干是彌陀化身¹，所謂的「天台三聖」（又稱「天台三隱」）；到了宋朝，刊刻寒山詩的，有國清寺僧釋志南「國清寺本」（又名《三隱詩集》，成於淳熙十六年，1189。）；東皋寺僧無隱於南宋理宗紹定二年己丑（1229）所刻的「東皋寺本」；觀音比丘刊刻的「無我慧身本」（成書年代不詳，約在「東皋寺本」之後，「寶佑本」之前）；南宋

1 唐·閻丘胤〈寒山子詩集序〉，《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四部叢刊》初編集部（10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頁1。閻丘胤〈寒山子詩集序〉，上有「宋本」、「甲」、「天祿繼鑑」以及「乾隆御覽之寶」之印，下有「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三印；寒山詩後有「毛晉之印」、「毛氏子晉」、「曾在周叔弢處」三印；拾得詩前亦有「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三印；卷末有「天祿琳琅」以及「乾隆御覽之寶」二印，此版本乃上海涵芬樓借印建德周氏景宋刻本，為《天祿琳琅》宋刻本之縮印本，以下簡稱天祿宋本。下引版本同。

理宗寶祐三年乙卯（1255），釋行果所刊刻的「寶祐本」，以上四個版本，均保留了〈寒山子詩集序〉，「天台三聖」的傳說，因此廣被此後提及「寒山」的釋書；受到〈寒山子詩集序〉的影響，一般人也就因此認為寒山為初唐貞觀時人，此為寒山三種生年說（貞觀、先天、大曆）當中，最早的一種。²

一千多年後，余嘉錫（1884~1975）³《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⁴，將〈寒山子詩集序〉考證為偽作（詳見後，以下簡稱〈閭丘偽序〉），〈寒山子詩集序〉之所以在一千多年後才被發現是偽作，除了「天台三聖」的傳說廣為釋徒所喜，刻意保留之外，另一個不被懷疑的原因是，歷史上確有閭丘胤其人。⁵

閭丘胤，初唐貞觀，首先懷疑閭丘胤訪寒山、拾得一事的是北宋釋贊寧。贊寧《宋高僧傳》卷十九：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

2 有關寒山的年代，主要有「貞觀」、「先天」、「大曆」三種說法。持「貞觀說」的有：宋·釋志南：《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宋·釋志磐：《佛祖統記》、宋·釋本覺：《釋氏通鑒》、元·釋熙仲：《釋氏資鑒》、日·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持「先天說」的有：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元·釋曇噩：《科分六學鐫傳》；持「大曆說」的有：宋·李昉：《太平廣記》引唐·杜光庭：《仙傳拾遺》、清·紀昀：《四庫提要》、胡適：《白話文學史》、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任繼愈：《宗教詞典》、孫望、郁賢皓：《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任道斌：《佛教文化辭典》、陳慧劍：《寒山子研究》。參見連曉鳴、周琦：《試論寒山子的生活年代》（《東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下引版本同。

3 余嘉錫，自號「狷庵」，又號「狷翁」，取孔子語：「狷者有所不為。」（《論語·子路》）曾擔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國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近代著名的目錄學家、古文獻學家、史學家。1949年，其文章被冠以「封建」之名，教育工作被奪，以六十五歲高齡發憤續寫自十七歲時，即已著手的《四庫提要辨證》，該書於其逝世前一年付梓。

4 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四庫提要辨證》卷20（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下引版本同。

5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丹陽沙門釋智巖傳〉「武德四年（621），（智巖）從（張）鎮州南定淮海，……，遂棄入舒州皖公山。……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閭丘胤、威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電子佛典：《大正藏》，NO.2060。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20，將《續高僧傳》卷20誤作卷25。閭丘胤尋訪故友—從寶月禪師出家的釋智巖一事，這件事是有關閭丘胤的最早記載。

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閻丘也。又大為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為隱顯不恆耶？⁶

贊寧相信〈閻丘偽序〉中「天台三聖」的情節，卻認為先天中遊遨京室的「封干」，與貞觀年間替閻丘胤治頭疾，建議閻丘胤至國清寺訪寒山、拾得的「豐干」，同為一人；按理說，贊寧只要相信「豐干」與「封干」不是同一人，「年壽彌長」就不成為問題；再相信滄山靈祐元和年間遇寒山為真（見《祖堂集》卷十六），便可知與寒山同為大曆時人的豐干，絕不可能給將赴台州任刺史の閻丘胤治病（貞觀十六年，642），〈閻丘偽序〉中的「豐干」事蹟，全是〈閻丘偽序〉作者所捏造，目的只有一個——打造「天台三聖」的神話。

繼贊寧之後，第二個懷疑〈閻丘偽序〉「天台三聖」情節的，是應朱熹之請，尋找寒山詩「好本」の國清寺僧釋志南⁷，志南刻國清寺本《寒山詩集》，作〈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以下簡稱〈三隱集記〉）附於《寒山詩集》後：

後有僧采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僧梵儀，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於此，因號巖「拾得」。⁸

〈閻丘偽序〉記寒山與拾得在閻丘胤的逼見下，「時二人更不返寺，……退入巖穴（寒巖），……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志南〈三隱集記〉以拾得「出寺門二里許入滅」，非如〈閻丘偽序〉所記的「跡沈無所」，懷疑〈閻丘偽序〉所述失真，以國清寺中人道國清寺中事，志南之說較為可信。

6 電子佛典：《大正藏》，No.2061

7 宋·朱熹：〈朱晦庵與南老帖〉：「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為校讎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引自《宋板寒山詩集》，（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8 宋·釋志南：〈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寒山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引自明嘉靖四年天台國清寺釋道會刊本。下引版本同。

二

〈寒山子詩集序〉：「詳夫寒山子者，……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余嘉錫據徐靈府《天台山記》與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二書均言明唐肅宗上元二年（761）以後才有的「唐興」縣名，證實〈寒山子詩集序〉中的「天台唐興縣」非初唐時有，貞觀十六年至貞觀二十年（642~646），時任台州刺使的閻丘胤，是不可能知道肅宗上元二年（761），唐興縣改名之事（唐興縣原名始豐縣）。⁹

流傳了一千多年，被視為研究寒山首要資料的〈寒山子詩集序〉，被余嘉錫判為偽作之後，有關寒山年代的研究，唯一可考的只剩《太平廣記》卷五十五，引唐末天台道士杜光庭（850~933）《仙傳拾遺》〈寒山子〉條：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766~779），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為寒山子。好為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為三卷，行於人間。¹⁰

《仙傳拾遺》所記「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為三卷，行於人間。」此記為《寒山子詩集》的編纂情況留下第一手資料，雖然徐靈府之序今

9 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頁1246~1247。按：余嘉錫據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表〉，確定貞觀十六年至二十年，台州刺史為閻丘胤，筆者查閱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86冊，頁569。）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表〉，貞觀十六年的台州刺史並無注明閻丘胤，貞觀二十年的台州刺史注明「徐永」。考「上元」年號，唐高宗、肅宗均有之，錢學烈認為《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一：「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始豐縣改為唐興縣）之誤，乃因《舊唐書·地理志》卷四十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二書均只言「上元二年改為唐興」，而未言明是哪個「上元」所導致。參見參見錢學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下引版本同。以上資料，足證貞觀年間，任台州刺使的閻丘胤，不可能知道肅宗上元二年（761），唐興縣改名之事，至於貞觀十六年至貞觀二十年（642~646），閻丘胤是否真為台州刺使，有待詳考。

1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5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頁338。下引版本同。

已佚，其收集寒山詩之舉卻由杜光庭記錄下來。

徐靈府，錢塘人，號默希子。杜光庭以「桐柏徵君」稱徐靈府，乃敬其不赴唐武宗（841~846）徵辟的氣節。¹¹徐靈府被朝廷徵聘是在會昌元年（841），之後即行絕粒，有關他的卒年的說法有三種¹²；會昌五年八月，武宗毀佛達到最高潮，會昌元年（841）之後即行絕粒的徐靈府，似不可能有集詩之舉，徐靈府集寒山詩的年代應在修訖桐柏觀（829），至會昌元年被徵召前（841）。

徐靈府集寒山詩，從杜光庭「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的記載來看，「凡三百餘首」與流傳至今的各版本的寒山詩總數接近，而所謂「好事者」，應非指徐靈府，這就透露出在徐靈府之外，另有與徐靈府同時或稍前之人集寒山詩。

在集詩之人以外的另一個問題是「注詩」，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十九：「曹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¹³；承《宋高僧傳》卷十九之說的有《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¹⁴；宋·歐陽修等奉敕編撰的《崇文總目》卷十：「寒山子詩七卷。」¹⁵《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卷三，有《對寒山子詩》七卷，注云：「天台隱士，台州刺史閻丘胤序，僧道翹集。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¹⁶《崇文總目》（成於1041）及《新唐書·藝文志》（成於1044~1060）均無明言曹山本寂為《對寒山子詩》的作者，而首先提及曹山本寂作《對寒山子詩》的《宋高僧傳》卷十九，釋贊寧未言明所據為何；棘手的是，曹山本寂《對寒山子詩》一書，一如徐靈府

11 「徵君」，原指朝廷對著名隱士的徵聘，後來凡被徵聘者皆稱為「徵君」。

12 徐靈府卒年的說法計有一、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僊鑒》）卷四十，記徐靈府享年八十四，將徐靈府的卒年，訂為會昌五年（845）（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40（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頁1368。）；二、《天臺山方外志》卷九，記徐靈府享年八十二，也就是會昌三年（843）；三、民國《台州府志·方外》載徐靈府卒於大中初（847年為大中元年）。

13 宋·贊寧：《宋高僧傳》，（《四庫全書》1052冊），頁274。下引版本同。

14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7，電子佛典：《大正藏》，NO.2076。

15 宋·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撰：《崇文總目》卷10（《四庫全書》，674冊），頁123。

16 宋·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卷3，《叢書集成初編》據八史經籍志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1。

的寒山詩「序」，均已亡於宋，使得流傳至今的寒山詩，最早版本究竟為何，成了寒山在生卒年不詳之外，最大的疑團。

以常情而論，由集詩之人所處的年代，可得知最早版本的年代，寒山有詩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又云：「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瓮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五百首。」可見閻丘胤〈寒山子詩集序〉之：「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與杜光庭《仙傳拾遺》：「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樹間石上。」均吻合寒山自述的「一例書巖石」，可以推論寒山定然已將得意之詩，由「六百首」集為可自吟的「五百首」，因此可以說，最早集寒山詩之人，就是寒山本人；有趣的是，「國清寺本」系統的大典本、道會本、宮內省本，以及「天祿宋本」系統的朝鮮本、高麗本，均將〔吟詩五百首〕作「吟詩三兩首」（明刊白口八行本、四庫本作「吟詩兩三首」），可見寒山以外的第一個集詩者，所見的已不是寒山自稱的六百首，由此可證明在「天祿宋本」的「吟詩五百首」之外，尚有一個將「吟詩五百首」改為「吟詩三兩首」，只見到三百多首《寒山詩》的版本。

現今所見的，各版本均為三百首左右的寒山詩，集詩之人的年代，定然與徐靈府相去不遠，《宋高僧傳》卷十九與《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卷三，都相信〈閻丘偽序〉所說的：「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所書文句三百餘首，……，纂集成卷。」認為第一位集寒山詩之人，是國清寺僧寶德道翹；由李邕（678~747）《國清寺碑》並序：「寺主道翹，都維那首那法師法忍等，三歸法空，一處心淨，景式諸子，大濟群生。」¹⁷知寶德道翹確有其人，並非如余嘉錫所說的，是「子虛烏有之人」。¹⁸

《宋高僧傳》與《唐書·藝文志》的「道翹集寒山詩」之說，純取自〈閻丘偽序〉，今由撰寫〈國清寺碑〉的李邕（678~747），以他的時代來推算，道翹應在天寶六年（747）之前尚存，而當時的寒山尚未入天台隱居（寒山於大曆中（約766~779）隱於寒巖），尚未題滿三百多首寒山詩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道翹何來集詩之舉？以此知「僧道翹」

17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台北：大通書局，1975年4月），頁3365。

18 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頁1258。

確有其人，並無集詩之事。

國清寺僧寶德道翹被余嘉錫視為「子虛烏有之人」，余嘉錫便將集寒山詩之事認為是曾作《對寒山子詩》的曹山本寂禪師，《宋高僧傳》卷十三，〈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年二十五，登於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芻。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瀉也。……，寂處眾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往臨川曹山，參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酬對，激射匪停。……，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道麗，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於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¹⁹

「道性天發」且為道門所重的本寂，若有作《對寒山子詩》，以〈閭丘偽序〉「天台三聖」情節為底本的〈三隱集記〉（成於1189），同為佛門中人，志南卻隻字未提本寂作《對寒山子詩》，卻反倒懷疑起〈閭丘偽序〉，在〈三隱集記〉文末，志南云：

按舊序（指〈閭丘偽序〉），二人呵叱至執手大笑，閭丘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鎖子骨等語，乃知寒山不執閭丘手，閭丘未嘗至寒巖。……，今傳燈（《景德傳燈錄》）所述寒山事蹟全據〈閭丘偽序〉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²⁰

余嘉錫認為本寂才是〈閭丘偽序〉的作者，還把打造「天台三聖」之事算在本寂頭上，認為本寂之作《對寒山子詩》，是因為本寂：「喜其多言佛理，足為彼教張目。……，依託閭丘別作一序以冠其首。……，於是閭丘遇三僧之說，盛傳於世。」²¹身為洞山良价高徒的本寂，沒有必要惡靈府之序而托名閭丘胤別作一序，余嘉錫以佛道相爭之事逕以為本寂會不擇手段至此；黃博仁則認為「即如本寂注據徐本，杜光庭何不言之，

19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頁174~175。

20 宋·釋志南：〈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21 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頁1259。

以光大道士之功耶？」²²黃博仁認為本寂不可能是〈閭丘僞序〉的作者，就一併認為本寂之注乃據〈閭丘僞序〉，非據徐靈府。「注據徐本」與「作〈閭丘僞序〉」不必是同一件事，與杜光庭同時的本寂，「注據徐本」並非不可能，更何況在徐靈府序而集之前，已經「有好事者隨而錄之。」本寂若有集詩，以本寂的年代來看（840~901），本寂有可能是杜光庭所謂的「好事者」之一。

認為〈閭丘僞序〉之真正作者為曹山本寂的余嘉錫如是說：

本寂，《宋高僧傳》雖題為梁人，然《傳燈錄》卷十七，稱其以天復辛酉季夏告寂，壽六十二，則實死於唐昭宗之世，未嘗入梁，由此上推六十二年，當生於文宗開成五年（840~901），徐靈府於元和十年（815）已至天台，年輩遠在其前（余嘉錫注：靈府至天台二十五年，本寂始生），寂之所注，當即根據徐本。……輯寒山詩者，莫早於靈府。²³

余嘉錫認為本寂的《對寒山子詩》乃據徐本作注，若從徐靈府收集寒山詩時，已經「有好事者隨而錄之」的情形來看，好事者若非專指一人（如托名閭丘胤者），而是一群人，那麼，本寂所據之本，除了據徐靈府之本，也有可能是「好事者」的版本。按：本寂在離開其師洞山良价後，回吉水山說法，將吉水山改名為「曹山」，「參問之者堂盈室滿」的本寂，從贊寧形容本寂「文辭道麗，號富有法才焉。」以及「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尋示疾，終於山」的描述來看，贊寧只言本寂「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並未說明如何流行？見於何處？余嘉錫形容贊寧「博學有史才」，又據贊寧所云：「（本寂）注《對寒山子詩》」之說，直言「本寂托名閭丘胤作〈僞序〉」。然而，余嘉錫卻未提任何證明。

按：「富有法才」的本寂，若有集詩並注詩之舉，當為晚年之事；若托名閭丘胤作〈僞序〉，必有其特定背景與理由在。筆者已另文探索本寂何故「托名閭丘胤作〈僞序〉」（詳見《寒山詩集論叢》，該書出版中。）至於本寂「注寒山詩」之事，則有待海內外古籍研究之先進，共同發掘。

22 黃博仁：〈寒山子年代的探討〉，《寒山及其詩》（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頁15。下引版本同。

23 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頁1258。

就「曹山本寂注《對寒山子詩》七卷」之說，從《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景德傳燈錄》據《宋高僧傳》）與《崇文總目》、《新唐書》，兩造說法不一；再從曹洞宗人只傳本寂語錄二卷，未傳本寂《對寒山子詩》，且本寂語錄中全無與寒山詩有關的情形²⁴；以及比《宋高僧傳》（宋太宗端拱元年（978）晚十年完成的《太平廣記》卷五十五〈寒山子〉，並無本寂曾注寒山子詩之說，僅就以上三點，可証本寂注「寒山子詩七卷」之說，頗堪致疑。

「《對寒山子詩》七卷」，一說作者為活動於盛唐的釋智昇，清·錢侗《崇文總目輯釋》：「《對寒山子詩》七卷。按：唐志作釋志升《對寒山子詩》。」錢侗所提的釋志升，《宋高僧傳》作智昇。《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

釋志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於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為精要。……，杜塞妖偽之源，有茲獨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²⁵

身份不詳，但是「博達今古」的釋智昇，其代表作為《開元釋教錄》：「著錄當時所存佛典五千餘卷。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任何一家典籍的數量。」²⁶釋智昇開元十八年（730）撰《開元釋教錄》，此時的寒山尚未進入天台隱居，智昇要集寒山詩得活到大曆年（766~779）以後，所以，其集寒山詩之說也難以成立。²⁷

24 參見明·郭凝之編（卷上）、日·玄契編次（卷下）：《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2~50。

25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5，頁58。

26 引自孫昌武：〈佛教與唐代的文學〉，《唐代文學研究》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3。

27 余嘉錫認為：「《崇文總目》釋書類有寒山子詩七卷，當即本寂注解之本，故卷數相同。云：『金錫鬘《輯釋》謂《唐志》作釋智昇《對寒山子詩》，蓋因《唐志》上文有智昇所撰三書而誤。』」余嘉錫此說足供參考。余嘉錫：〈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頁1253。

三

徐靈府所集，杜光庭所言之「分為三卷，行於人間。」的寒山詩，可以確定徐靈府是寒山本人之外，第一個集寒山詩之人；國清寺僧志南刻國清寺本寒山詩時，應朱熹「讎校刊刻」成一「好本」的要求，志南當時手中至少應有兩個版本可供讎校，可由三點證明：一、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日僧成尋訪國清寺，國清寺僧禹珪曾贈成尋《寒山子詩一帖》，較志南編「國清寺本」（1189）要早上百餘年；二、今傳公認最早的《寒山詩集》——天祿宋本，僅有〈閭丘僞序〉，明嘉靖四年天台國清寺道會刊本，前有〈閭丘僞序〉，後有志南之〈三隱集記〉，可見志南刻國清寺本寒山詩時，手上的版本定有前有〈閭丘僞序〉的天祿宋本《寒山子詩集》；三、明嘉靖四年天台國清寺道會刊本，在志南〈三隱集記〉之前，拾得詩〈可笑是林泉〉之後，有一段按語：「按《三隱詩》山中舊本如此，不復校正，博古君子，兩眼如月，政要觀『雪中芭蕉』畫耳。」此一按語跟「國清寺本」系統異於天祿宋本系統的第一首詩——〈重巖我卜居〉（「永樂大典本」例外），成了兩個系統，最明顯的不同。²⁸

志南是否有辱朱熹所託，讎校出一本寒山詩好本呢？日人島田翰認為志南所刻的國清寺本「竄改易置最多」²⁹，「錯誤最多，甚不稱晦庵先生丁寧流布之意。」³⁰而志南所參校，普遍被認為最早且最全的天祿宋本，在拾得詩最後一首〈可笑是林泉〉，下注：「此首係別本增入。」可見天祿宋本也跟國清寺本一樣，是「別有所本」。而唯一以「三字詩」作為第一首的永樂大典本《寒山詩集》，在內容編排上，迥異於天祿宋本與

28 天祿宋本系統（高麗本、全唐詩本）的寒山詩，多以〈凡讀我詩者〉為第一首；國清寺本系統（道會本、宮內省本、明刊白口八行本、四庫本）的寒山詩，多以〈重巖我卜居〉為第一首，較特殊的是永樂大典本，以三字詩〈寒山道〉為第一首。見：明·姚廣孝等編：《寒山詩集》《永樂大典》前編上，卷 903。（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

29 日·島田翰〈刻宋本寒山詩集序〉日本明治 38 年刊本《宋大字本寒山詩集》卷首，轉引自項楚：《寒山詩注》附錄二〈序跋、序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954。

30 正中本《寒山詩集》卷首，轉引自項楚：《寒山詩注》附錄二〈序跋、序錄〉，頁 948。

國清寺本³¹，無間丘胤〈寒山子詩集序〉、志南之〈三隱集記〉、〈朱子與南老帖〉、〈陸放翁與明老帖〉、〈釋可明跋〉、「觀音比丘無我慧身的補刻說明」，從「依永樂大典輯錄典籍『未嘗擅減片語』的修纂清鈔慣例，當照文輯入。」³²的情形來看，在異文以及錯謬字部分，永樂大典本《寒山詩集》與天祿宋本、「國清寺本」系統多有不同，筆者碩士論文《寒山子資料考辨》³³，以專章比較大典本與天祿宋本在字形與字音的不同後，深感有餘未盡，永樂大典本《寒山詩集》對於還原寒山詩原貌的價值，實不可小覷。

傳入日本的首部寒山詩集，是成尋巡禮天台山的成果之一；成尋於宋·熙寧五年三月啓程入宋，一如日僧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將所見所聞以日記的方式記載下來，成尋回國後整理成《參天台五台山記》；在天台山國清寺，寺僧禹珪曾贈成尋《寒山子詩一帖》，日本藏書家通憲入道（1106～1159）在他的藏書目錄中曾收入《寒山子詩一帖》；成尋訪天台山國清寺後，翌年一月（1073），成尋擬將得自中國的書籍分送日本「有關部門時」，囑咐弟子回國後，將《寒山子詩一帖》進「上治部卿殿」，此為通憲入道的藏書目錄之所以會有《寒山子詩一帖》的由來。³⁴期盼中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研究員們，致力於《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的推動人士³⁵，能對國清寺僧禹珪贈予成尋的《寒山子詩一帖》（1072年，比志南國清寺本要早上117年。）加以追蹤，則海內外最早的寒山詩版本，是天祿宋本或是據寶佑本而成的日本「宮內省本」，將有一較可信從之定論。

寒山詩在佛寺的刊刻流傳，一刻於國清寺釋志南的「國清寺本」；二刻於東皋寺僧無隱的「東皋寺本」；三刻於觀音比丘無我慧身的「無我慧

31 永樂大典本《寒山詩集》，標明三字詩、五字詩，寒山、拾得、豐干之詩均未標注，與「宋版本」唯一的相同只有「楚辭體」未改。

32 鍾仕倫：〈永樂大典本《寒山詩集》論考〉，《四川大學學報》第5期，2000年。

33 詳見拙作：〈「大典本」與「天祿宋本」《寒山詩集》之比較〉，《寒山子資料考辨》〈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34 參見周琦、王佐才：〈成尋與天台山文化〉，《佛學研究》2002年。

35 日本國共立女子大學、宮內廳書陵部與中國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共同合作，複製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元版漢籍予中國。詳見本書〈宮內省本校後記〉。

身本」；四刻於釋行果所刊刻的「寶祐本」，而現今的寒山詩版本，據陳耀東指出，目前「凡著錄及傳世的宋、元、明、清以來寒山詩版本、寫本、注本、校本即達百餘種之多。」³⁶近人對於自宋以後，各版本的源流已多所考定，本書前半部分，主要以台灣國家圖書館與台灣大學所藏之「天祿宋本」、「高麗本」、「朝鮮本」、「宮內省本」、「永樂大典本」、「明嘉靖四年天台國清寺道會刊本」、「明刊白口八行本」、「四庫全書本」、「全唐詩本」，共九種版本的異文校對；後半部分為各版本之校後記，或能將最完整的寒山詩集文本予以呈現，供唐代文史研究之同好參考。

36 〈唐代詩僧《寒山子詩集》傳本研究〉、〈《寒山詩集》版本源流總表〉。轉引自錢學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